



【清】毕沅撰

续资治通鉴 四



《续资治通鉴》为编年体的宋辽金元史，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409年史事囊括其中，为后世史家必备之书。

岳麓書社

【清】毕沅撰

续资治通鉴 四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 —2版. —长沙:岳麓书社,2008
ISBN 978-7-80761-036-6

I. 续... II. 毕... III. 中国—古代史—辽宋金
元时代—编年体 IV.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692 号

续资治通鉴(全四册)

作 者:(清)毕 沅

责任编辑:曾德明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625

字数:32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80761-036-6/K·260

定价:160.00 元

承印: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第四册目录

卷第一百六十七	宋纪一百六十七	(1)
卷第一百六十八	宋纪一百六十八	(17)
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纪一百六十九	(34)
卷第一百七十	宋纪一百七十	(48)
卷第一百七十一	宋纪一百七十一	(63)
卷第一百七十二	宋纪一百七十二	(81)
卷第一百七十三	宋纪一百七十三	(95)
卷第一百七十四	宋纪一百七十四	(112)
卷第一百七十五	宋纪一百七十五	(129)
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纪一百七十六	(146)
卷第一百七十七	宋纪一百七十七	(163)
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纪一百七十八	(180)
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纪一百七十九	(197)
卷第一百八十	宋纪一百八十	(213)
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纪一百八十一	(228)
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纪一百八十二	(242)
卷第一百八十三	元纪一	(254)
卷第一百八十四	元纪二	(271)
卷第一百八十五	元纪三	(284)
卷第一百八十六	元纪四	(300)
卷第一百八十七	元纪五	(314)
卷第一百八十八	元纪六	(329)
卷第一百八十九	元纪七	(344)
卷第一百九十	元纪八	(359)
卷第一百九十一	元纪九	(372)
卷第一百九十二	元纪十	(386)
卷第一百九十三	元纪十一	(399)
卷第一百九十四	元纪十二	(411)

卷第一百九十五	元纪十三	(426)
卷第一百九十六	元纪十四	(445)
卷第一百九十七	元纪十五	(459)
卷第一百九十八	元纪十六	(473)
卷第一百九十九	元纪十七	(487)
卷第二百	元纪十八	(501)
卷第二百一	元纪十九	(513)
卷第二百二	元纪二十	(530)
卷第二百三	元纪二十一	(544)
卷第二百四	元纪二十二	(558)
卷第二百五	元纪二十三	(572)
卷第二百六	元纪二十四	(584)
卷第二百七	元纪二十五	(602)
卷第二百八	元纪二十六	(620)
卷第二百九	元纪二十七	(636)
卷第二百十	元纪二十八	(652)
卷第二百十一	元纪二十九	(667)
卷第二百十二	元纪三十	(680)
卷第二百十三	元纪三十一	(695)
卷第二百十四	元纪三十二	(709)
卷第二百十五	元纪三十三	(725)
卷第二百十六	元纪三十四	(740)
卷第二百十七	元纪三十五	(757)
卷第二百十八	元纪三十六	(770)
卷第二百十九	元纪三十七	(789)
卷第二百二十	元纪三十八	(806)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七

宋纪一百六十七

起昭阳大荒落【癸巳】四月，尽阙逢敦牂【甲午】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
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太宗五年【癸巳，1233】夏，四月，壬寅，葬恭圣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进于苏布特，又括在城金银，搜索薰灌，讯掠惨酷，金主姨郕国夫人、平章拜性妻、右丞李蹊妻皆死杖下。贵族富人不堪其毒，或相语曰：“攻城后七八日中，诸门出葬者百万，恨不早预其数！”立时与其妻入宫，两宫赐之不可胜计。立因讽太后作书陈天时人事，遣金主乳母入归德招降。

立遂以太后、皇后、梁王、荆王及诸妃嫔，凡车三十七两，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衍圣公孔元（楷）〔楷〕等及三教、医、卜、工匠、绣女赴青城。刘祁窃叹曰：“此国初受宋降处也，今乃复至此乎！”苏布特杀梁、荆二王及族属，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宝符李氏行至宣德州，自缢于摩诃院佛像前，且书其门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见者哀之。诸后妃不知所终。

苏布特入汴京，以金人擅杀唐庆，取诸宰执家属治罪，故相侯摯见杀。崔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立归，大恸而已。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则屠之。汴京既破，苏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伤，请屠其城。”耶律楚材闻之，驰见蒙古主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争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蒙古主未许。楚材又

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乃诏除完颜氏一族外，馀皆原免。时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万户，皆得保全。遂为定制。

苏布特以汴多饥民，下令纵其北渡就食。

金唐、邓州行省武仙次于顺阳，与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伊喇瑗相犄角，谋迎金主入蜀，遂侵光化，其锋甚锐。孟珙逼天锡垒，一鼓拔之。壮士张子良，得天锡首以献，俘将士四百余人。又败金人于吕堰，俘获不可胜计，遂攻顺阳，武仙败走马蹬山，县令李英及申州安抚张林皆以城降。珙言于史嵩之曰：“归附之人，宜因其土地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长，少壮籍为军，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职事，使各招其徒以杀其势。”嵩之从之。

乙酉，录行都系囚。

五月，金邓州节度使伊喇瑗以其州来降。初，金主遣右司郎中白华召邓兵入援，事久不济，淹留于馆。会瑗以邓降，华亦从至襄阳，帅臣署华为制干，寻改钧州提督。其后州将范用吉杀长吏，送款于蒙古，华因北归。华以宿儒贵显，国危不能以义自处，为时所贬。

卫州白公庙之溃，富察官努母为蒙古所获，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请和。官努乃诣亳州，密与特穆尔岱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尔岱信之，还其母，因定和计，官努乃日往来讲议，或乘舟中流会饮。其遣来使者二十馀辈，金主密令官努以金银牌与之，勿令还营，因知王家寺大将所在，官努乃定斫营之策。端午日，祭天，军中因备火枪战具，官努夜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登舟，杀守堤逻卒，径至王家寺特穆尔岱之营。金主御北门，系舟待之，虑不胜则走徐州。四更，接战，忠孝军却而复进，官努以小船分军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枪入蒙古军。特穆尔岱不能支，大溃，溺死三千五百余人，官努尽焚其栅而还。遂拜真左副元帅、参知政事，命习显总其军以守亳州。

官努既败特穆尔岱，势益暴横，居金主于照碧堂，诸臣无一人敢奏对者。金主悲泣，语近侍曰：“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为此奴所困耳！”于是内〔侍〕局令宋珪、奉御纽祜禄温绰、乌古逊爱实等，密谋诛官努，且闻蔡州城池坚深，兵众粮广，咸劝如蔡州。会蔡、息、陈、颍等州便宜总帅乌库哩镐运米四百斛至归德，且请临幸，金主遂决策如蔡。六月，

乙卯，官努自亳州还，力陈不可，至于扼腕顿足，意趣叵测，因出，号于众曰：“敢言南迁者斩！”众讽金主早为计，金主遂与珪等谋召宰相议事，而令温绰伏碧瑛堂门间，官努入，温绰从后刺其肋，金主亦拔剑斫之。官努中创，投城下以走，温绰、爱实追杀之。忠孝军闻变，皆擐甲，温绰请金主亲抚慰之。于是金主御双门，赦忠孝军以安反侧。

金主以齐克绅守中京有功，降诏褒谕，授中京留守，又以参政内族色埒自南山领军十馀万人洛行省事。齐克绅建一堂于洛州驿东，名曰报恩，刻诏文于石，愿以死自效。蒙古自汴驱色埒之子于金昌府东门下，诱色埒降，色埒命左右射之。既而闻崔立之变，病不能语而死。总帅乌凌阿呼图代行省事，齐克绅行总帅府事；月馀，粮尽，军民稍散。蒙古兵复至，陈于洛南，齐克绅陈于水北。蒙古韩元帥匹马立水滨招降，齐克绅跃而射之。韩奔还陈，率步卒数百夺桥，金军有一卒，独立拒之，杀数人，齐克绅即手解都统银牌佩之，士气复振。初，〔筑战垒于〕城外，四隅至五门内外皆有屏，谓之迷魂墙，蒙古以五百骑迫之，齐克绅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呼图以蒙古兵强，即以轻骑挈妻子奔蔡州，鹰扬都尉献西门以降。齐克绅率死士数十突东门出，转战至偃师，力尽就执，载以一马，拥迫而行，将见蒙古帅塔齐尔。齐克绅语不逊，兵卒诱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当贷汝命。”齐克绅不从。左右持使北面，齐克绅拗（须）〔头〕南向，遂杀之。

辛卯，金主发归德，留元帅王璧守之。时久雨，朝士扈从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枣为粮，足胫尽肿。明日，至亳州，金主黄衣、皂笠、金兔鹖带，以青黄旗二导前，黄伞拥后，从者二三百人，马五十匹而已。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谕以“国家涵养汝辈，百有馀年，今朕无德，令汝涂炭。朕不足言，汝辈无忘祖宗之德。”众皆呼万岁，泣下。留一日，进次亳南六十里，避雨双沟寺中，蒿艾满目，无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灵尽矣！”为之一恸。己亥，入蔡州，父老罗拜于道，见仪卫萧条，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久之。

遂以完颜仲德为尚书右丞，总领省院事；乌库哩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张天纲权参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签书枢密院事。

仲德有文武材，事无巨细，率亲为之，选士括马，缮治甲

兵，未尝一日忘奉幸秦、巩之志。近侍久因迁播，幸即安于蔡，皆娶妻营业，不愿迁徙，旦夕言西幸不便。时蒙古兵去蔡差远，商贩渐集，金主亦安之，命修见山亭为游息之所，遣内侍宋珪选室女备后宫，已得数人。完颜仲德谏曰：“小民无知，将谓陛下驻蹕以来，不闻恢复远略，而先求处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金主曰：“朕以六宫失散，左右无人，故令采择。今承规诲，敢不敬从！”止留解文义者一人，馀皆放还。

仲德定进马迁赏格，得马千馀匹，又遣使分诣诸道，选兵诣蔡，得精锐万馀，兵威稍振。忠孝军提控李德，率十余人乘马入省大呼，以月粮不优，几肆骂詈，仲德缚德杖之。金主谕仲德曰：“此军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之？”仲德对曰：“时方多故，录功隐过，自陛下之德。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小犯则决，大犯则诛，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盖小人之情，纵则骄，骄则难制。睢阳之祸，岂独官努之罪，亦有司纵之太过耳。今欲更易前辙，不宜爱克厥威。赏必由中，罚则臣任其责。”军士闻之，无复敢犯法者。

时从官近侍皆穷乏，悉取给于乌库哩镐，镐不能人满其欲，日夕潜于金主，至以尚食阙供为言。金主怒，遂疏镐。镐忧愤成疾，多不视事。

蒙古耶律楚材请以孔元楷袭封衍圣公，从之。

秋，七月，乙卯，权知广德军石孝隆，进奏民力当惜，帝曰：“州县催科，岁有增益，朕每闻之，此心惻然。宜以爱民为念，无负所言。”

孟珙大败金武仙于马蹬山，降其将刘仪。珙问仙虚实，仪言：“仙所据九寨，其大寨石穴山，以马蹬山、沙窝、岵山三寨蔽其前。三寨不破，石穴未可图也。若先破离金寨，则岵山、沙窝孤立矣。”珙乃遣兵攻离金，掩杀几尽。是夕，复令壮士捣王子山寨，斩金将首而出，遂围马蹬，杀戮山积。还，至沙窝西，与金人战，大捷。未几，丁顺复破默候里寨。于是仙之九寨，六日破其七。珙召仪曰：“此寨既破，板桥、石穴必震，汝能为我招之乎？”仪请选妇人三百，伪逃归，怀招安榜以往。

珙料仙势穷蹙，必上岵山绝顶窥伺，乃令樊文彬驻军其下。已而仙众果登山，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众失措，枕藉崖谷，杀其将乌沙惹，擒七百三十人，弃铠甲如山。薄暮，珙进军至小水河。仪言：“仙谋往商州依险以守，然老稚不愿北去。”珙曰：

“进兵不可缓。”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丙辰，蓐食启行。时积雨未霁，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济之时也！”策马直至石穴，分兵进攻，自寅至巳，破之。仙走，追至鲇鱼寨，仙望见，易服而遁。复战于银葫芦山，又败之。仙与五六骑奔，追之，隐不见；降其众七万。珙还襄阳。

八月，蒙古都元帅塔齐尔使王楫至襄阳，约攻蔡州。塔齐尔，博勒呼之从孙也。

史嵩之先以兵会伐唐州，时城中粮尽，人相食，金将乌库哩黑汉，杀其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其妻子。官属聚议欲降，黑汉持之益坚。有总领赵丑儿者，开门纳南军，黑汉率兵巷战，为南军所获，胁使降，黑汉不屈，遂杀之。主帅富察某为部曲兵所食，城遂降。南军驻息州南，降者日众，息州刺史乌库哩呼噜惧，请益兵为备，金主以参知政事穆延乌登、签书枢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帅忠孝军五百行，金主谕之曰：“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矣。”以呼噜畏缩，命瓜勒佳玖珠代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辛亥，大飧于明堂，大赦。

辛酉，经筵官请以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及缉熙殿榜殿记宣付史馆。

蒙古库裕克攻辽东，舒穆鲁扎拉率黑军先登，诸军继之，擒万努，遂平辽东。扎拉，额森之子也。万努据辽东十九年，至是始灭。

金使完颜阿古岱来乞粮，将行，金主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飭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资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意晓之。”阿古岱至宋，宋不许。

庚戌，金主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厅，群臣陪从成礼。金主面谕之曰：“国家自开创，涵养汝等百有馀年，汝等或以先世立

功，或以劳效起身，披坚执锐，积有年矣。今当厄运，与朕同患，可谓忠矣。比闻北兵将至，正汝等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虑不为朝廷所知；今日临敌，朕亲见之矣。汝等勉之。”因赐卮酒。酒未竟，逻骑驰报敌兵数百突至城下，将士踊跃，咸请一战，金主许之。是日，分防守四面及子城众出战，蒙古兵溃奔。塔齐尔以数百骑复驻城东，金主遣兵接战，又败之。自是蒙古不复薄城，分筑长垒围之。

冬，十月，孟珙、江海帅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塔齐尔大喜，益修攻具，斫木之声，闻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窃议出降。完颜仲德日以国家恩泽、君臣分义抚循其民，且营画御备，未尝入私室。军民感奋，始有固志。

金裁冗员，汰冗军，及定官吏、军兵月俸。辛巳，纵饥民老稚羸疾者出城，既而出城者多言城中虚实，复禁之。

甲申，金徐州节度副使郭恩，约原州叛将麻琮袭破徐州。州中将士以蔡州被围，朝命阻绝，逼于蒙古兵，议出降，行省萨布不从，恐被执，投河，军士援出之，萨布自缢死。麻琮以州降于蒙古。

金人自被围，惧食不给，妖人乌库哩先生，自言能使军士服食可不费粮，议者欲援田单假神师故事以骇敌人，金主颇然之，参知政事张天纲力辨以为不可，遂止。员外郎王鹗发其从前奸恶，金主曰：“朕几为妖人所诳。”遂杀之。

丙戌，以史弥远为太师、左丞相，郑清之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加食邑千户，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陈贵谊参知政事。帝谕贵谊曰：“顷闻忧国之言，朕所不忘。”

弥远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诏：“弥远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宜加优礼。”于是授保宁、昭信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封会稽郡王，奉朝请，二子、一婿、五孙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弥远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专且久，权倾内外。初欲反韩侂胄所为，收召贤才老臣，布于朝廷。及济王不得其死，论者纷起，遂专任俭壬为台谏，一时君子贬斥殆尽。帝德其拥立，惟言是从，歿而赠官锡谥，恩宠不衰。

十一月，乙巳，给事中莫泽，言提举千秋鸿禧观梁成大，暴很贪婪，苟贱无耻，遂寢成大祠命，泽迁刑部尚书。既而台臣交劾泽贪淫恃害，又论工部尚书李知孝侵欲无厌，皆罢之。三人党

附史弥远，排斥诸贤；成大尤心术峻峨，凡可贼害忠良者，率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导宾客观之，欲其效尤。夺占宇文氏赐第，既殡归，讼之者数百人，朝命毁其庐。虽知孝亦鄙其为人，尝曰：“所不堪者，他日与成大同传耳！”至是皆贬，寻谪居永州，尽追爵秩，天下快之。

丙午，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帝始亲政，厉精求治。郑清之亦以更化为己任，收召贤才，擢用之。

召陈埙为枢密院编修官。入对，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来，屡失机会。秦桧死，所任万俟卨、沈该耳；韩侂胄死，所任史弥远耳。此今日所当谨也。”次言：“内廷当严宦官之禁，外廷当严台谏之选。”宦者陈洵益阴中之，监察御史王定劾埙，出知常州。

进魏了翁为华文殿待制、知泸州。了翁应诏上章论十弊，请复旧典以彰新化：一，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复制阉之典以黜私意。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帝读之感动。

丙寅，权工部侍郎赵范入见。帝问：“近日何者为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缓急。奖廉退，去奸邪，此国之本务；国未富，兵未强，此今日之急务也。大农课额，大亏于昔，要必有由。至于兵之未强，则缘诸边近年筑城太多，遂分兵力。国家之兵，聚则不少，散则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战，使江、淮表里皆有可恃之势，则戎马侵突，足以御之矣。”帝问蒙古议和事，范曰：“为羁縻之策则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坚如金石，缘倚之太重，备之不至，迄以取祸，此近事之可鉴者。”帝曰：“和岂可恃耶！”丁卯，诏：“赵葵措置沿边备御，缓急调遣，并听便宜。”

戊辰，礼部郎中洪咨夔请召用崔与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然之，命咨夔与王遂并拜御史。咨夔谓遂曰：“朝无台谏久矣，要当极本原而先论之。”乃上疏曰：“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

宰也。陛下亲政以来，威福操柄，收还掌握，扬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于自惰，撤副封，罢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权大政亦略举矣。然中书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专，三曰自私，四曰自固。愿陛下于从容论道之顷，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惩往辙而图方来，以仰称励精更始之意。”帝嘉纳。

己巳，赵葵入见，帝问曰：“金与蒙古交争，和议如何？”葵对曰：“今边事未强，军政未备，且与之和。一年无警，当作两年预备；若根本既壮，彼或背盟，足可御敌。臣至淮东，当修车马，备器械，为野战之计，固城壁壕隍，为强边之图，更欲为陛下经理屯田。”帝曰：“卿规模甚远，其殫意为朕展布。”

蔡州攻围益急，金尽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复括妇人壮健者假男子衣冠运木石，金主亲出抚谕之。

金人自东门出战，孟珙遮其归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饥，珙曰：“已窘矣，当并力守之，以防突围。”珙与塔齐尔约，南、北军毋相犯。塔齐尔遣张柔帅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钩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猬，珙麾先锋救之，挟柔以出。

十二月，珙进逼柴潭，立栅潭上，命诸将夺柴潭楼。金人来争，诸军鱼贯而上，遂拔柴潭楼。蔡州恃潭为固，外即汝水，潭高于汝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相传其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再行，谓曰：“柴潭楼非天造地设，伏弩能射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遂凿堤，潭果决入汝。珙命实以薪苇，蒙古亦决练水，于是两军皆济。

己卯，攻外城，破之，进逼土门。金人驱其老稚熬为油，号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说止之。金帅富珠哩中洛索帅精锐五百，夜出西门，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将烧两军寨及炮具。蒙古兵先觉之，伏于隐处，挽强弩百馀，火发，矢亦发，金兵却走，伤者甚众，洛索仅以身免。两军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完颜仲德命筑寨浚壕为备，及西城堕，两军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栅自蔽。仲德摘三面精锐，日夕战御。

金主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所恨。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为此介介耳！”又曰：“亡国之君，

往往为人囚执，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或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以御用器皿赏战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东城，谋遁去，及栅，遇敌兵，战而还。杀厖马以犒将士，然其势不可为矣。

戊辰，枢密使薛极罢。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并附史弥远，最为亲信用事，人谓之“四木”。至是罢，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戊申，洪咨夔言提举洞霄宫袁韶，仇视善类，谄附史弥远；诏罢祠禄。又劾赵善湘、郑损、陈咳纳赂弥远，怙势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汉人心，罪状显著；诏善湘有讨李全功，特寝免，咳与祠，损落职与祠。

是岁，蒙古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

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太宗六年【甲午，1234】春，正月，庚子朔，诏求直言。太府卿吴潜应诏陈九事，忤执政意，罢，奉千秋鸿禧祠。秘书郎董重珍上五事，且曰：“隐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专诋权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责难君父。请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谓之曰：“人主之职无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人主当精择人望，处之要津，正论日闻，则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状矣。”诏兼崇政殿说书。重珍戒家事勿以白，务积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斋心盛服，有密启，则手书削稿，帝称其忠实。

诏举堪为将帅者。

以曾从龙为沿江制置使。

丙午，诏赵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防御。

以不擅嗣濮王。

孟珙同蒙古兵围蔡州，会饮，歌吹声相接，城中饥窘，叹息而已。先是辛丑，黑气压城上，日无光，出降者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靴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珙乃令诸军衔枚，分运云梯布城下。

金自被围以来，将帅战没甚众，戊申，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凿西城为五门以入，督军鏖战，及暮乃退，声言来日复集。是夕，金主集百官，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世祖之后拜牲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

朕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趑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嗣不绝，此朕志也。”承麟乃起受玺。己酉，即位。

时孟珙之师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入，大战城上。乌库哩噶及其将帅二百人皆降。时百官称贺，礼毕，亟出捍敌，而南城已立宋帜。俄顷，四面鼓噪夹攻，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走。孟珙招江海、塔齐尔之师以入，完颜仲德帅精兵一千巷战，不能御。金主自经于幽兰轩。仲德闻之，谓将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殉国，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富珠哩小洛索、乌凌阿呼图、总帅元志、元帅裕珊尔、赫舍哩柏寿、乌库哩和勒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

仲德状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尝妄发，闻人过，常护讳之，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家素贫，敝衣粝食，终其身晏如也。雅好宾客及荐举人才，人有寸长，必极口称道。其掌军务，赏罚明信，号令严整，故所至军民咸乐为用，危急死生之际，无一人有异志者。南迁以后，将相文武忠亮，始终无瑕者，仲德一人而已。

承麟退保子城，闻金主殂，率群臣入哭，因谓众曰：“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谥曰哀。”奠未毕，城破，诸将禁兵共举火焚之，奉御完颜绛山收其骨，将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宫，执参政张天纲以归，孟珙问金主所在，天纲以实告曰：“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珙乃与塔齐尔分金主骨及宝玉、法物。承麟亦为乱兵所杀。金亡。

先是金有都提控毕资伦者，为边将所获，囚于镇江土狱，胁诱百端，终不肯降，至此已十四年矣。及闻金主自经，叹曰：“吾无所望矣，容吾一祭吾君乃降耳。”主者信之，为屠牛羊，设祭镇江南岸。资伦祭毕，伏地大哭，投江而死。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蒙古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诣奉先县汛扫祖宗诸陵。孟珙还屯襄阳，江海还屯信阳，王旻戍随州，王安国守枣阳，蒋成守光化，杨恢守钧州，并益兵饬备，经理屯田于唐、邓。

金穆延乌登行省于息州，与诸将日以歌酒为乐，军士淫纵；蔡州破，与富珠哩中洛索、瓜勒佳玖珠等送款请降，为金主发丧设祭，上谥曰昭宗。州民因奉乌登为丞相，中洛索为平章，举城

南迁，遂焚其楼櫓。蒙古望见火起，迫及于罗山，自万户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杀。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陛下亲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谄事权奸，党私罔上，倡淫黷货，罪大罚轻者，尚在仕籍。”诏俱削秩罢祠。

丁亥，诏：“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诸命官贬窜物故者，许令归葬。”

是月，蒙古都元帅张荣破徐州，国安用投水死。

三月，己酉，以贾似道为籍田令。似道，涉子，贵妃弟也。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荫补嘉兴司仓。帝以贵妃故，累擢至太常丞，益恃宠不检，日纵游诸伎家，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时，语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使京尹史岩之戒之，岩之对曰：“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之上所获辽道宗、金太宗、世宗宝玺七颗，诏贮封桩库。

辛酉，诏遣太常寺主簿朱扬祖、阁门祇候林拓诣洛阳省谒八陵。

蒙古兵自河南还，俘获甚众，中途逃者十七八，诏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从容进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复何之！奈何因一俘囚，连死数十百人乎？”蒙古主悟，命除其禁。

夏，四月，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获金哀宗遗物及宝玉法物并俘囚张天纲、完颜海罕等献于行都。时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当以金亡告九庙，归诸祖宗德泽。况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顾可侈因人之获，使边臣论功，朝臣颂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帝虽颌之，不悉从也。丙戌，备礼告于太庙，藏金哀宗骨于大理狱库。加孟珙带御器械，江海以下论功行赏有差。

知临安府薛琼问张天纲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琼叱之。明日，奏其语，帝召天纲问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纲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听。初，有司令天纲供状，必欲书金主为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

监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不报。洪咨夔亦言：“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诸路都大提点坑冶吴渊，恃才贪虐，籍人家资，以数百万计。其弟潜，违道干誉，引用匪类。”诏并落职放罢。

五月，庚子，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薛极卒。

左司郎官李宗勉言四事：“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一观听，明赏罚以示劝惩。”次言楮弊：“愿诏有司，始自乘舆宫掖，下至百司庶府，核其冗蠹者节之，岁省十万，则十万之楮可捐，岁省百万，则百万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钱楮相当，所至流转，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拜监察御史。

时方谋出师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无异于常时。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况进取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万一含怒蓄忿，变生仓猝，将何以济？臣之所陈，岂曰外患终不可平，土宇终不可复哉？亦欲量力以有为，相时而后动耳。愿诏大臣，爱日力以修内治，合众谋以严边防，节冗费以裕邦财，招强勇以壮国势。仍飭沿边将帅，毋好虚名而受实害，左控右扼，勿失机先，则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虞。苟使本根壮固，土马精强，观衅而动，用兵未晚也。”

召前江东提点刑狱徐侨为太常少卿，趣入觐；手疏数十言，皆感愤剴切。帝数慰谕之，顾见其衣履垢弊，愀然谓曰：“卿何以清贫若此？”侨对曰：“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帝曰：“何为？”侨曰：“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又言：“今女谒、阉宦相为囊橐，诞为二竖以处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时女冠吴知古得幸，内侍陈洵直用事，故侨论及之。帝为之改容太息。明日，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申警群臣，以朋党为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赐侨金帛